

中国书籍学术之光文库



# 竹林七贤论稿

刘世明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海外借

中国书籍学术之光文库



# 竹林七贤论稿

刘世明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竹林七贤论稿/刘世明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9

ISBN 978-7-5068-7465-6

I. ①竹… II. ①刘… III. ①竹林七贤—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13292 号

## 竹林七贤论稿

刘世明 著

---

责任编辑 杨铠瑞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7465-6

定 价 8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山西大同大学基金资助

山西大同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

## 自序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心中的激动与忐忑，令我不知从何说起。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也都拥有属于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对于我，至今，却只有学习与爱情。

我是矿山的孩子，出生在山西大同一个名叫忻州窑矿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工人们天天在挖煤，但我却不怎么黑。父母都是矿工，没有上过学，却愿意把用命挣来的那一点儿钱供我读书。然而，我却是一个不争气的学生。小学因为转学，多上了一个二年级。初中与高中都复读了一年，结果也只考中一所专科。那个时候是2005年，和我一起玩耍的伙伴们大多都去下井挖煤了，而我，却捧着一袋子书走进了学校的图书馆。

我的大学，不太知名，那时唤作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现更名为沧州师范学院）。宿舍八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除了吃饭，便是等待吃饭。我很幸运，遇到一位名叫孙云英的老师，她教我们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她在寒风凛冽的冬日里骑着自行车悠然自得；她在雪天讲庾信之赋，一高兴，便带着我们全班同学冲下楼去打雪仗；她曾与我走进彩票店买了一注双色球，然后对我说：“若是中奖，全部用来请他们吃饭。”我扭头看了一眼她手指的方向，是一群民工正在光着膀子搬砖盖楼。就在这一瞬间，我领会到了什么是古代文学。沧州师院，庙小，却有真佛。之后，讲《九歌》的刘树胜老师、讲唐诗的商隶君老师都成为我的良师益友，至今我们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喜欢上了古代文学，就得把这条路走下去。专科，并不意味着无路可

走。三年之后（2008年），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廊坊师范学院。又是一所不太知名的学校，又是一次对古代文学情感上的升华。在这里，我遇上了指导我毕业论文的孙春艳老师以及文学院的院长许振东教授。许老师的课堂，使我领略到了学者的风采；孙老师的言语，却如慈母一般动人心弦。她和我说：“对于一个专升本的学生来说，考研绝对可以改变他的命运。”那还犹豫什么呢？五点半起床，十二点睡觉，加上午休的半小时，每天就只有六个小时的睡眠。渐渐地，行动成了习惯，习惯成了自然。八个月之后，我以专业排名第一的成绩考取了河北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

万万，没想到。

来到了历史名城保定，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大师，如刘崇德先生、詹福瑞先生、韩成武先生、姜剑云先生、王素美先生……听着他们讲课的声音，瞬间感觉到我的人生要重新开始了。我选择了姜剑云先生做我的导师，因为当时的我，心中只有魏晋。第一次见面，是在老师家里。现在想想，只有书，全是书。姜老师问我硕士论文准备写什么，我说：“阮籍，因为我本科毕业论文就写的阮籍。”老师说：“不喜欢嵇康么？”我说：“也喜欢。”“那么为什么不试试写竹林七贤呢？”我仿佛在迷离的夜色中看到一座灯塔，一闪一闪，正是我前进的方向。于是，姜老师为我列了一份书单：王弼《周易注》、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王先谦《庄子集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陈伯君《阮籍集校注》、戴明扬《嵇康集校注》、韩格平《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等。两年，整整两年时间，我把它们全部都啃了下来。2013年，我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便是《论竹林七贤》，也是本书的主要部分。

研究生三年，是我读书最自由的三年，转瞬即逝。很快，到了毕业的月份，其他同学都忙着应聘就业了。而我，却选择了读博。我的导师姜剑云先生，河北大学元诗研究专家王素美先生以及当时一直保持联系却未曾

谋面的高人雄先生，都为我推荐学校与引荐博导。最终，作为一个山西人，我回到了家乡，来到了百年学府山西大学，并且拜入了刘毓庆先生的门下。万分荣幸，刘先生的治学与旁人不同。其并非教我们用新颖的观点来分析作品，而是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让我们破解古籍中的难题，从而发现新的有价值的问题。当然，幸运不止于此。我的师母张三香女士对待我们，就如同对待她的亲生孩子一样亲切。我们几个弟子经常去老师家做客，师母总是热心、匆忙地递水果、端茶倒水、洗菜做饭……

我是个幸运儿，求学十一年（自专科至博士），遇到的都是好老师！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师恩难忘，恩情永存，你们是我一生的贵人！谢谢老师！博士毕业，作为恋家的山西人，最终还是选择了故乡。游荡了十一年，回到了曾经独自一人提着拉箱、扛着行囊、抹着眼泪出发的地方——大同。这，是我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我爱情开始的春天。

我的妻子王晓倩，是一个普通的姑娘。从她的身上你看不出任何艳丽、灵动和才气，只有善良。我们是高中同学，从2001年9月开始相恋，至今整整十八年了。这十八年来，她对我始终都是支持、鼓励与不离不弃。高考失意时，她是我的避风港；考研困惑时，她为我注入了强力的定心剂；读博艰难时，她成为我唯一的精神依靠。现在还能想起那个寒冷的冬季，她顶着风雪骑着自行车上班的场景。天那么冷，地那么滑，她就硬生生地摔倒在雪里，人和泥卷在了一起。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能够生活，因为读书的我身无分文。2012年，我们领了结婚证，那时我还在读硕士，工作尚无着落。亲戚们都说她胆子真大，竟敢嫁给一个穷学生。每每听到这样的议论，我总是既庆幸又羞愧。读博三年，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全部都是妻子打工养活我。我习惯于纸笔写作，于是就连我的硕士论文（此书的初稿），都是她一字一字地帮我敲到电脑上的。我知道这是爱，这是情，但我又如何能不感谢她呢。没有她的支持与安慰，我早已轰然倒下。谢谢妻子，感谢她在我创作博士论文时不在我身边；谢谢妻子，感谢她在我母亲去世时一直陪在我身边。我是幸运的，谢谢你，我

的爱人!

本书是我硕士论文的修改稿，对于竹林七贤的探讨，几乎都是从《庄子》文本铺展开来的。换句话说，我认为是庄子成就了七贤。如果问我在中国学术史上最喜欢哪位人物，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庄子。我书柜里的书并不多，但有一列却是专门为他开设的，诸如《庄子注疏》《庄子集解》《庄子集释》《庄子因》《庄子雪》《庄子独见》《庄子补正》《庄子纂笺》《南华真经副墨》《庄子今注今译》，等等。看着它们，不读，也是一种享受。没有有和无，文木不过散木；超越生与死，庄子却是骷髅；洞悉人间世，至乐原来无乐。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梦。或许在彼岸的世界里，有一个“我”在做着梦，梦中是我此刻的人生。我在夜里也做梦，于是便形成了梦中之梦。勘不透的人们忙忙碌碌、奔波不止，到头来却只有一声空叹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范成大说：“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此事不可避，也无须避。烦恼无奈之时，我又一次翻开了《庄子》。

《庄子》对于我，是一种天趣，因此，我不想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去体解剖析。于是，我将眼光投射到了魏晋，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同样喜爱庄子。

魏晋，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当然，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曹孟德、刘玄德、孙仲谋、刘越石、谢安石……这些人物，都站得直、叫得响，也都万古流芳。除此，魏晋又是一个名士风流的时代。翻开《世说新语》，全是品藻栖逸、任诞简傲，魅力自然无穷无尽。里面的人物，随意跳出几个来，都是那么机敏、活泼、天真、自然，如何郎傅粉、卫玠珠玉、孔融了了、士载艾艾、子猷乘兴、毕卓听命……然而，我却对竹林七贤情有独钟。小时，便听过广陵散的传奇。长大后，又常常模仿阮籍“穷途之哭”故作失意。上了大学，才将阮籍定为我的研究方向，并写了一篇本科毕业论文，名叫《阮籍畸态人格下的诗文创作》。我记得很清楚，它获得了廊坊师范学院2010年的校级优秀论文。由此发端，我的硕士论文

便成了竹林七贤这个群体的组合。为此，当年的确看了不少相关的著作，现大多都已忘记。只记得硕士答辩时，答辩主席张瑞君先生对我说：“你如果读博士的话，一定继续做竹林七贤，它的研究空间还很大，你可以勾连得更广、挖掘得更深。”后来这本论文，评上了河北省的优秀硕士论文，也算回报了我三年来对它的付出。当然，彼时尚未而立，眼界不宽，读书又少，立论亦不是很牢，更遑论严密的考证了。但它确实是我当年学习过程的一次验收，我不愿意将其抛弃。于是今天，首先想要将它出版出来。因为这是我学术的童年，里面有太多青涩的思想与纯真的情感，令我至今无法忘却。我知道，文中疏漏之处定有许多，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2019年3月27日写于山西大同大学图书馆

# 目 录

自 序 .....	1
引 论 .....	1
第一章 阮籍的畸态人格与诗文创作 .....	17
一、阮籍的畸态人格 .....	17
二、阮籍《咏怀诗》探究 .....	30
三、阮籍文赋论析 .....	53
第二章 嵇康的亢龙精神与文学成就 .....	69
一、嵇康的亢龙精神 .....	69
二、嵇康诗歌探析 .....	84
三、嵇康文赋述论 .....	99
第三章 向秀、刘伶与山涛的人格精神及文学创作 .....	111
一、向秀的才性与赋论 .....	111
二、刘伶的性格与诗颂 .....	121
三、山涛的品性与表启 .....	133
第四章 阮咸与王戎的生活道路及人格魅力 .....	144
一、阮咸的无为人生与幽默天性 .....	144
二、王戎的官隐生活和诗性精神 .....	153
第五章 综 论 .....	164
一、竹林七贤之关系 .....	164
二、竹林七贤与药、酒及音乐之关系 .....	172

三、后世文学中的“竹林”“七贤”与“竹林七贤意象” .....	191
参考文献 .....	201
附 录 .....	206
一、论阮籍的畸态人格 .....	206
二、论阮籍之死 .....	218
三、论嵇康的亢龙精神 .....	223
四、从庄学的角度窥测嵇康之死 .....	232
五、竹林玄学与山涛 .....	239
六、阮籍诗文常用语词表 .....	245
后 记 .....	249

## 引 论

竹林七贤，是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一个奇迹。颜延之怨愤以作《五君咏》，庾开府兴起高吟“何须就竹林”，骆宾王隐逸自称“竹林人”，孟浩然求友抒写“清风在竹林”，李太白赠别高赞阮步兵，白居易述志尽托刘参军。除此之外，黄庭坚之《醉落魄》、苏东坡之《浣溪沙·感旧》、辛弃疾之《水调歌头·席上为叶仲洽赋》等等，都流露出对竹林七贤的赏誉和崇敬之情。就连那个风流倜傥的乾隆皇帝在途经河南修武县时也不禁大发古之幽情，抒写了千古名篇《御制七贤咏》。竹林七贤到底何许人也？他们有何魅力竟让这许多文人墨客为其伤怀、对其钦佩呢？

竹林七贤之称谓，始见于东晋时期。孙盛《魏氏春秋》、戴逵《竹林七贤论》、袁宏《竹林名士传》等作品均有提及。南朝宋裴松之为《魏书·王粲传》作注解时，便引用《魏氏春秋》中的文字：“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sup>①</sup>而与此同时的临川王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任诞》一门中开篇便说：“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sup>②</sup>刘孝标引用《晋阳秋》中的文字注解此条目为：“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sup>③</sup>可见，竹

---

① 陈寿：《三国志》第三册，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606页。

② 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0页。

③ 同上。

林七贤对后人影响之深，非比寻常。

魏晋，是一个乱世，这不足为奇。每一个朝代都会有动乱与太平，夏桀商纣、春秋战国、秦皇暴政、三国争雄，历史一直都不缺少乱世，更不缺少由此带来的礼崩乐坏，然而这未必是坏事。比方说，文学于此兴盛了。孔孟之道、老庄之思、李斯《谏逐客书》、太史公《史记》、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等等。乱世，不知道诞生了多少文人，诞生了多少不朽的杰作，真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呀！<sup>①</sup>竹林七贤生在曹魏与司马氏明争暗斗的政治环境中，是幸，还是不幸呢？此七人被世人号为“竹林七贤”，到底有何共同之处呢？

首先，皆为情种。七贤均是至情之人，或为情而生，或为情而死，或为情而失态，或为情而废礼。阮籍至情至性，“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sup>②</sup>嵇康对朋友可谓情真意切，吕安遭吕巽诬陷，嵇康挺身而出，不仅愤抒《与吕长悌绝交》一书，而且为吕安作证，结果与吕安一并被杀害。向秀与嵇康、吕安情投意合，“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sup>③</sup>，可谓情意浓浓。刘伶本自无为之人，然而“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sup>④</sup>。可见，刘伶不是无情，而是未遇见性情之人呀！山涛有意举荐嵇康为吏部郎，康不许，并答书拒绝。然而山涛对嵇康用情至深，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抚养嵇绍，并多次举荐嵇绍为官，原因当然在于其与嵇康超越生死的友情了。阮咸之至情可谓背礼反教，借一头驴去追婢女，并与其累骑而还。若有论者，乃曰：“人种不可失。”在阮咸这里，爱情是没有等级的。王戎之子万儿去世，王戎悲不自胜。山简嘲之，戎必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sup>⑤</sup>至情至性，用最真诚的心去生活，做天下最最纯粹的情种，是竹林七贤的共性之一。

① 可参照本人《日本江户时代的〈尚书〉学研究》一文，见《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4期，第148页。

② 房玄龄：《晋书》第五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1页。

③ 同上，第1374页。

④ 同上，第1376页。

⑤ 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9页。

其次，各适其性。魏晋，是玄学盛行的年代。七贤个个都是杰出的玄学人物，他们对玄学做出的最好诠释便是各适其性。阮籍通达，知时不我与，为了养性葆光，于是游于官与隐之间。明代靳於中称阮籍“灵均愤世之皆醉已独醒，先生愤世之不醒已独醉”<sup>①</sup>。阮籍愤世不愤世自是难说，但却是醉了。步兵选择庄周“材与不材”的方式来生存，真是了得。嵇康虽然一生追求上药养生，但也改变不了其性烈识寡的天然本性。所以，他最终选择以卧龙之姿慢待钟会，以讽刺之辞拒绝山涛，以冲动之气参与二吕家事。秉性如此，又岂是老聃、庄周所能改动？向秀自是“适性论”的创造者，《庄子注》在向秀笔下完全成了“适性”的造境。燕雀与大鹏何异？殇子与彭祖何异？牛毛与泰山何异？天下万物，适性皆为自然。向秀聪明得很，看着嵇、阮相继离开，于是选择了容迹于官途。刘伶是酒仙，是醉客，也是最清醒之人。他整日痛饮，身边总离不开酒壶，然而酒中乾坤大，刘伶醉眼已识得人间百态了。金圣叹云：“从来只说伯伦沉醉，又岂知其得意乃在醒时耶？”<sup>②</sup>可见以清醒的醉态来生活，才是刘伶的本色。山涛本有三公之志，于是，他选择了政途。但是山涛即使做到了吏部尚书的位置，但他还是山涛，为官不贪、鄙视奸佞、贞慎俭约。阮咸虽贫不困，见识非凡。其可以与猪共饮，可以晒布犊鼻褌，可以服丧追婢女，却绝不愿意在官场与人心斗。他有他自己心中的“道”，于是选择了一种幽默浑沌的人生。王戎是最精明的贤士，他明道若昧、晦行一世。他的性格是“两得”，即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足。因此，韬晦于官场、畅游于郊外便成了王戎的生活。他们都有自己的玄味人生，也都能做到各适其性、各遂其志。

最后，“痴”的享受。“痴”有多种含义，或为迟钝，或为呆傻，或为疯癫，或为无知，而七贤则赋予了“痴”新的内涵。阮籍能啸，其与隐士孙登在苏门山以啸交流，后来便经常“箕踞啸歌”，以啸释怀、以啸宣情。痴于啸，于是成为名士风流的一种印象。例如《世说新语·雅量》篇所载：“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

① 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09页。

② 韩格平：《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8页。

神情方王，吟啸不言。”<sup>①</sup> 谢安也由于吟啸，镇安朝野。阮籍之痴于啸当然不是为了镇安什么人，而是为了遂性。嵇康则是痴于药。他与王烈上山采药，服食石髓，他认为五谷不足以养身，服上药、饮醴泉才可长寿，是言“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者”也。向秀痴于注《庄》，“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sup>②</sup>。吕安称其“庄周不死也”，正是这位注庄痴客的得意之处。刘伶痴于酒、迷于酒，竟然为酒立德，高赋《酒德颂》，真是古今解酒第一人。山涛痴于官，却也做得干净大方、光明磊落。虽为官痴，却是“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sup>③</sup>。如此清正廉洁的官痴，实为罕见。阮咸痴于乐，这一点从其妙解音律、善弹琵琶，以及批评荀勖等事迹中便可略知一二。《晋书》曾言：“虽处世不交人事，惟共亲知弦歌酣宴而已。”<sup>④</sup> 可见，阮咸对音乐的痴迷程度非同一般。王戎痴于钱，却赋予钱痴新的内涵。《晋书》记载其“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sup>⑤</sup>。由此可见，王戎也称得上钱痴了。但是，钱痴并没有错，这也是一种风流。试看《世说新语·雅量》篇中的一则故事，便可识得此种风流：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麓，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sup>⑥</sup>

王戎痴于钱与阮孚痴于屐又有何异？七贤对“痴”的享受，真是风韵疏诞，别有一番情致啊！以上所述，是竹林七贤共有的几个特点，从这些共性中我们可以约略看到他们的确是名副其实的真名士。

竹林七贤之地位不仅仅反映在文学史上，其在历史、哲学、音乐、书法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出色、他们的优秀，许多学者竟然

① 徐震堦：《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6页。

② 房玄龄《晋书》第五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73页。

③ 同上，第四册，第1228页。

④ 同上，第五册，第1363页。

⑤ 同上，第四册，第1234页。

⑥ 徐震堦：《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9页。

开始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过？于是，关于竹林七贤的名目，便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了。

最早对竹林七贤名目产生怀疑的是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之《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一文中说道：

大概言之，所谓“竹林七贤”者，先有“七贤”，即取《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实与东汉末“三君”“八厨”“八及”等名同为标榜之义。迨西晋之末僧徒比附内典外书之“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至东晋中叶以后，江左名士孙盛、袁宏、戴逵辈遂著之于书（《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竹林七贤论》）。七贤诸人虽为同时辈流，然其中略有区别。<sup>①</sup>

而万绳楠在对陈寅恪笔记整理所编成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一书中则是这样记载的：

“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论语》“作者七人”的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名称相同，即为标榜之义。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东晋中叶以后，江左名士孙盛、袁宏、戴逵等遂著之于书（《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竹林七贤论》）。东晋有“兖州八伯、概拟古之八俊”（《晋书》四九《杨曼传》）。兖州为地名，“竹林”则非地名，亦非真有什么“竹林”。<sup>②</sup>

归纳陈寅恪的观点则先有的是七贤，西晋末年出现“格义”之风，东晋初年将天竺“竹林”之名冠以“七贤”之上，东晋中叶孙盛、袁宏、戴逵等人才著书《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竹林七贤论》的。其论据有两条，一为刘孝标对《世说新语·伤逝》篇“王濬冲为尚书令，着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2页。

②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羈縻。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sup>①</sup> 此条的注解，具体内容如下：

俗传若此，颍川庾爰之尝以问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皆好事者为之也。”<sup>②</sup>

二为《世说新语·文学》一门中的这段记载：

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狴耳，彦伯遂以著书。”<sup>③</sup>

之后，怀疑者渐渐增加。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继承陈寅恪的观点并提出两条论据：一、遍查七贤诗文无一言涉及“竹林”<sup>④</sup>；二、七贤非居于一地。<sup>⑤</sup> 刘康德先生在《竹林七贤之有无与中古文化精神》一文中说“当时党锢阴影重重，文人不敢结社”<sup>⑥</sup>。而周凤章先生在《竹林七贤称名始于东晋谢安说》一文中则直接说“竹林七贤”这一名称始于谢安。<sup>⑦</sup>

当然，继承历史，反对陈寅恪先生观点的学者也大有人在。例如庄万寿先生在《嵇康年谱》一书中便说：“东汉名士集团如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与魏时名士四聪、八达，都是当这些人活着时的称号。竹林七贤恐怕在正始前后已有此名。”<sup>⑧</sup> 而沈玉成先生在《竹林七贤与二十四友》一文中则说：“在没有更充分的证据情况下，推翻传统的‘竹林七贤’说似还不够有力。”<sup>⑨</sup> 王晓毅先生亦在《竹林七贤考》一文中指出“东汉至西晋时间汉译佛经释迦摩尼说法处大多译为‘竹园’而非‘竹林’”<sup>⑩</sup>，并且其考证得出河北山阳自古便有竹，

① 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46页。

④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⑤ 同上。

⑥ 刘康德：《竹林七贤之有无与中古文化精神》，载《复旦学报》，1991年第5期。

⑦ 周凤章：《竹林七贤称名始于东晋谢安说》，载《学术研究》，1991年第6期。

⑧ 庄万寿：《嵇康年谱》，三民书局1981年版。

⑨ 沈玉成：《竹林七贤与二十四友》，载《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

⑩ 王晓毅：《竹林七贤考》，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